



巴蜀全書



宋代蜀文輯存校補



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《巴蜀全書》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《巴蜀全書》

〔所〕前後者，夫在於太母，然〔臣〕非敢以爲然也。惟其所見者此於是者，是以因其近而爲陛下深喜之。

伏惟陛下即位以來，躬親庶政，聰明睿智，博達宏辯，文足以察治，武足以制斷，重之以勤勞，加以恭儉，凡古之帝王，曠世而不能有二焉者，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。夫以天縱之姿，濟之以求治之心，施之政事，宜無爲而不成，無感而不遂。今也萬國懷柔，而治不加進，天下之弊日益於前。

世，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，災變橫生，川原震發，江河湖海，人民流離，災火繼作，歷月移時，而其變不止。也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睡，竊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

今世之患，莫急於無財而已。財者爲國之益而萬舉之本，國之所以存亡，事之所以成敗，常必由之。昔趙亦國無儲備之計，以爲漢中穀斛八錢，錦三百萬斛，羌人不敢動矣。詎意亮用兵如神，而以糧道不繼，屢出無功。由是觀之，苟無財，雖有舉實不能自致於遠步，而萬民財，雖稱人而日以干戈。

陛下所以西夏不臣，爲然發憤，建用兵之策，招來橫山之民，將奪其險阻，以壞其國而後已。方是之時，夏人殘虐失業，橫山之民靡苦思漢，而又乘其饑饉，旬加之以兵，此非計之失者也。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，關中無終歲之儲，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，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，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，既而遺臣失律，先事輕發，亦既入踐其國，孫聞其民矣。然內陛下得其地而不散放，彼其人而不敢動，雖有成功而不收糧也。其然卒至於廢糧儲臣而講和對，夫陛下議之於期年之前，而罪之於既發之後，故以爲是失策而悔之哉。爲無財而後發，且未財之不足，是萬國之先務也。至於兼管四夷，臣形異類，是極治之緣功，而太平之粉飾也。然今

臣先亡，此臣所以通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

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，出稅府之財，徙內郡之租賦，督漕運之吏，備沿邊之需，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慮乎財矣。然猶以爲未也。何者？稅府之財不可多取，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，可以計目前之需，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。此臣所以未及其論也。而臣不能自已也。蓋籌萬國者不然，知國之憂急，而萬家不顧焉，故嘗使樹勝其事，而事不能財，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。故君車馬也，事者其所載物也，載物

者常慎則勝其車，車輕其物，馬有餘力，事有餘費，然後〔一〕以神童而事不備，言地險而馬不馴。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，民力困矣，而上用不足，平后備儲修能以自足，而事變之生，復不可料。譬

如擊車驅馬而引山之戰，牽而無虞，猶不能勝，不幸而有控雨之變，慶興之險，其患必有不可知者。故臣深思極慮，以爲方今之計，莫如節財。然臣之所謂節財者，非求財而節之也。去事之所以善財者而已矣。夫使事之善財者盡去，雖不求財，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強也。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善財者三：一曰冗吏，二曰冗兵，三曰冗費。

冗吏之說曰：謂循古之制以置吏之制。有民則置，而後有是官，有是官也。而後有是吏。最民而置官，最官而求吏，其本也以爲民而已。是以古者則其官以取人，郡縣之職誠而取之於民，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，出以爲守令，入以爲民，出入相受，中外相貫，人去之，入補之，其勢不容有

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《巴蜀全書》(10@ZH005)
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《巴蜀全書》(川宣2012.110)

宋代蜀文輯存校補



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“我豈能捨九葉天子，而臣田舍漢！”於是起兵攻滔。又李希烈已僭大號，而諸侯異謀，劉稹堅據上黨，而三鎮離心。

以此觀之，則唐之藩鎮，各萌問鼎之心者多矣，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謀者，蓋彼同則此異，左逆則右順，輕重相制，大小相維，忽恭王命以効順，忽矜兵勢以相臨，所以然也。至於朱全忠遂墟唐祚者，非其才智過於安、史、朱泚之徒也，蓋是時藩鎮諸侯各已滅矣，時溥、朱瑄、秦宗權、羅紹威、王鎔之徒各已亡矣，全忠視天下之大，不復有牽制之黨，乃平揖神器，若固有之。設使當全忠之時朱滔在冀，田悅在魏，王武俊在趙，李納在齊，則全忠雖有曹、馬之謀，亦安能披大裘而稱制哉！故曰：唐之亡，由藩鎮之削減也。豈非治亂興亡之鑒哉！

太宗玄宗駕馭群臣論

《〔歷代〕名賢確論》卷九十六

嘗觀太宗文皇帝之時，其從征伐、取天下之臣，如李靖、李勣、裴寂、劉文靜、唐儉、商嶠、尉遲敬德、秦叔寶、程知節、張公瑾、侯君集、李大亮、薛萬徹之徒，皆出入戰陣，經營四方，其休功元勳，固已多矣。而文皇帝駕馭而任使之，有功者必賞，有罪者必誅。其或引之便殿，伸以燕私，則固有之；至於君臣上下之分，豈有瀆亂者哉？天寶中，安祿山來朝，上特寵異之，乃於殿之西偏設雞帳，使坐其下。肅宗時爲太子，諫曰：“自古正殿無有人臣者，今寵之已過，必有驕心。”上曰：“此胡有異相，故以此厭之。”嗟乎！明皇失駕馭之道矣。昔衛青爲大將軍，至尊重矣，而漢武帝踞廁而見之。張飛、關羽，稠人廣衆，立侍終日，蓋有堂陛之限爾。且祿山本夷狄種類，素不由仁義忠孝、詩書禮樂之訓，一旦因緣際會，遂忝大位。彼來朝也，當示以君臣上下之分，使知尊卑之禮，而反以家人之禮宴之於內，又不以人臣之禮待之於外，宜其自大而不軌矣。且察此胡有異相，因其來朝，命一武士拉而殺之，足以滅天下之禍，奈何坐於殿上以厭勝之？此非人君之道也。與文皇駕馭英雄之禮，一何異哉！

玄宗德宗不用張九齡姜公輔之言論

《〔歷代〕名賢確論》卷九十六

天下之患，常起於不足憂，而致可憂。故慮隄防之奔衝者，先窒螻蟻之穴；慮屋廬之燔爇者，先徙曲突之薪。《書》曰“斷在朕志”，又曰“惟克果斷，乃罔

後艱”。苟失機會，則受制於人，而徒有後悔，亦何濟耶？明皇、德宗，俱失於此。始，張九齡奏安祿山狼子野心，而有反相，請因張守珪所奏失律而誅之。明皇曰：“汝以石勒待之耶？”寵之愈厚。其後幸蜀，始悔不用九齡之言。德宗時，涇師倒戈，而翰林姜公輔奏朱泚失兵柄，心常怨憤，不如使人捕之，恐群兇取為戎首，其患不細。德宗不能決。翌日果然，始悔不用公輔之言。設使二主不猶豫於行事，任剛健以為聽，先除二兇，則豈有後悔耶？不能果斷，徒有悔言，《詩》所謂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”。

權柄論

《〔歷代〕名賢確論》卷九十六

風雷震曜，天之權也；刑賞號令，君之權也。天之權不在於天，則天之道幾乎息矣；君之權不在於君，則君之道亦幾乎息矣。故君人者惜其權柄，而不以假人，以之制天下之命，以之服臣子之心。動靜重輕，皆在於上，明之如神。苟失其所操持，輕其所付與，則天下之禍，繇是起矣。高宗大帝以天下之權委於武氏，卒使陰逞其志，大肆所欲，其後遂奪廬陵之璽，造為周氏，斷喪宗室，毒螫海宇。此雖由廬陵之不慧，亦大帝先以權柄授之也。明皇晚年以天下為戲玩，刑賞號令，一委狂夫。凡煞一大臣，非上之意也，權臣之意也；凡任一大臣，非上之意也，權臣之意也。至於設施更張，率不由於上。故祿山觀朝廷之權不在於上；而在於下矣，於是以范陽之小，而求兼河東節度；以范陽少馬，而求兼飛龍廐群牧使。而朝廷不復思慮，唯遂其所求，乃選群牧勛脚（郡）〔駿〕馬送於範陽^①。兵彊馬壯，沛然自大，遂圖不軌。此由權柄失於上，而下得窺其隙矣。且明皇二十年孜孜以致開元之治，一旦不顧，而一擲與姦佞之臣，致萌范陽之變，崎嶇顛沛，老幸井絡，以逃中原之難，茲可為萬世龜鑑也！

近侍論

《〔歷代〕名賢確論》卷九十七

文皇帝勵精治道，力致太平，制度牢密，紀綱齊整，刑賞號令，爵祿賜予，如布帛之有邊幅，如丈尺之有長短，不可得而踰之矣。公道大闢，私途盡塞，公

①駿：原作“郡”，據《歷代名賢確論》卷九六改。

卿臣妾，戚里皇族，不敢有僥倖之望。至高宗、中、睿以來，頗壞其法。開元之盛，首革其弊；天寶之後，仍蹈覆車。順宗時，韋執誼、王伾、叔文輩專政，內結牛美人，以伺上動靜，朝廷刑賞之柄，皆為所專。章武英睿，綜核名實，任用正人，一清王室。至昭愍以童年嗣位，怠於勤政，悅於近習，刑賞之柄，出於閹人宮姬之手，拾遺薛延老因入奏曰：“近日除拜，往往不由中書，總是內中宣出，恐紀綱漸壞。”昭愍厲色不悅。噫！天下之大，萬幾之繁，以一人之寡，而四方夷夏尊而歸之者，以其有制度在爾。今以一人之私而塞天下之公，蓋不知天下者非己之天下，亦天下之天下也，奈何不以公議而守之耶？李珣曰：“太宗用宰臣，天下事皆先平章，故曰平章事。若事不由中書，則焉用平章事耶？”

女謁論

《〔歷代〕名賢確論》卷九十七

天下之禍，常起於衽席之上。情愛既遷，嬖寵斯甚，大至傾國，小亦攝朝。高宗不斷，政出則天，斷喪王室，翦滅宗枝，李氏宗廟，不得血食。孝和及武、韋氏司晨朝廷，政令盡由中饋，而郡國夫人陸氏、昭容上官氏、沛國夫人鄭氏、尚宮柴氏、賀婁氏、女巫隴西夫人趙氏及太平公主、安樂公主、長寧公主、宣城公主等，皆恃政挾寵，依窟城社，納受賄賂，門若闐闐，鬻獄賣官，無有虛日。常出斜封墨敕，補授官爵，以手掩其前，令上以筆書其後，上但笑而從之。中外之官，數踰十倍，屠沽之輩，盡衣朱紫，僕隸之人，亦為卿監，皆無廳事可處，時人謂之“三無坐處官”，謂宰相、御史、員外也。明皇之時，楊氏專寵，上方貢獻，畢在私家。其公主、駙馬，尚辱於楊氏之奴，其餘卿士畏而附之者，即可知矣。

官品廢置論

《〔歷代〕名賢確論》卷九十八

武德定文武官品，並踵開皇之制，天下郡縣，多從省併。至貞觀九年，文皇以官多則事煩，遂減內外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，而天下役省民安。咸亨、天授已後，務廣員品，以收人情，大置試官以處之。及李嶠為吏部侍郎，欲收眾譽，以取宰相之位，大置員外官二千餘員，又有特置同正員，又有檢校、攝判之名。於是官紀大壞，爵祿無准，賢愚為之一混，府庫為之一空。開元以來，始裁制度，尚書省以統會眾務，門下省以侍從獻替，中書省以出納制誥，秘書省以總領圖

書，御史臺以肅清百寮，殿中丞以供修服膳，內侍省以承旨奉引。又有九寺、五監分理群司，六軍、十二衛以嚴武備，而官品有條矣。又分天下爲十道，以統領四方之政，然判司簿尉頗多矣。代宗詔京兆府、長安各減丞一員，部二員，天下縣各減一員。元和中，李吉甫奏併省吏員，當時天下翕然稱治。

漢初學記

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八

仁宗皇帝慶曆中，嘗以三代之盛，百工庶尹皆有經常法度之教，以揉治民奇邪之性，使趨於粹美。此由其道素行於庠序，而後施於朝廷，故推有本源，而無末流之弊。於是詔建學於天下，以覲陶冶之汙而使之潔清，鏟道之駁而使之醇一。當是之時，老輩晚生，相與勉慕，不荒不嬉，漸捐去僻麗之習，而薰灼乎彬郁之文。未踰年，獻議者以爲法令之明，戎武之厲，吏事之幹，此足以治天下，彼詩書禮樂但外爲藻繪，非理世急務，於是絃誦之聲，復寂寞而無聞。是不知三者雖於治不可闕，然不可專用以治天下。儻顯而行之，則堯舜之仁，不及商鞅之法；湯禹之教，不及孫武之術；用孔子之道，不及李斯之智。是用刀鋸戈矛、簿書期會以待天下之士，此豈享國久遠之謀哉？蓋虎視之君拔本障原、任己速亡之術也。爲郡縣者，誠能興之於已廢之後，此豈不謂之適要哉！

合州漢初舊無學舍，有破屋數間，以爲孔子廟，地勢卑下，歲嘗有江水漲浸之患。治平二年冬，進士馮元崇率邑之儒衣冠者，各辦材斲工役之費，易福源僧院之隙地，重建孔子廟及創學齋四十間，以爲師生肄業之所。縣令王周卿實董其事，縣尉冉和以俸給二十萬爲彩繪之用。君子謂是役也，既爲勸學尊道之要，又合仁宗慶曆詔書之意，學者誠能日於其中講究六經之旨，以及於九流百工，而求其治心正身、化民成俗之道，予將見漢初之俗齊魯如也，豈徒土木之工，以市好事之名哉！

蜀檣杙序

見本書

唐英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，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，以苟偷一時之安。譬夫穿窬之人，利於昏暝之夕，至於白晝皎然，則無能爲也。且章臯守蜀二十餘年，其才智機權過於王、孟遠矣，止欲求兼兩川節鉞，而不能得。劉關惑術

士之言，自謂才過項羽，不數月，已就檻車之縛。蓋是時，朝廷清明，刑政修舉，賢智在位，紀綱整葺，彼雖欲不臣，勢不能為也。使臯、闢在五代時，其為惡必有大過於王、孟者。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，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，其四方藩鎮之不順，亦有不下於蜀者。

當王衍之入洛也，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，而莊宗總制失馭，中外繼叛。蒲禹卿慟哭曰：“觀天下事勢如此，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？必重不幸爾。”洎知祥入蜀之後，明宗頗以蜀人為疑，凡高貴有力者，盡令東徙。張中立歎曰：“蜀中之叛，非蜀人為之也，皆朝廷委用之臣所為也。”其言蓋有激而云爾。善乎，田龍游之論曰：“僭偽之主改廳堂為宮殿，改紫綬為赭袍，改僚佐為卿相，改前驅為警蹕，改妻妾為后妃，何如常稱成都尹，永無滅族之禍耶？”茲可謂藥石切至之言也。

王、孟父子，四世凡八十年，比之公孫述輩為最久遠，其間善惡之跡，亦可為世之鑑戒，然編錄者如《耆舊傳》《鑑戒錄》《野人間話》之類，皆本末顛倒，鄙俗無取。真宗時，制誥路公振修《九國書》，有前蜀、後蜀《世家》《列傳》，然而煩簡失當，尚多疏略。如張扶、馮涓、張士喬、段融、蒲禹卿、張雲、陳及、田淳之徒，諫諍章疏，皆有益於教，盡棄而不錄，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。予家舊藏《前蜀開國記》《後蜀實錄》，凡一百三十卷，嘗欲焚棄而不忍，今因檢閱始終，削去煩冗，編年叙事，分為十卷。其間事實未顯，如髯須肥遺、遠望績長、禹糧蒲騷之類，各為解其失誤。凡《五代史》及皇朝日曆所載者，皆略而不書。名曰《蜀樛杌》，蓋取楚室之名，以為記惡之戒，非徒衍其小說，蓋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耳。〔張唐英次功。❶〕

范文正公傳

《范文正公集·褒賢錄》

范某，字希文，蘇州人，武寧軍掌書記、贈太師壻之子。幼孤，母適朱氏，祥符八年登進士第，曰朱說者是也。累遷大理寺丞，上相府書，極陳天下之利害，當時皆以王佐許之。宰相晏殊薦其文，（名）〔召〕試秘閣校理❷。上欲以冬

❶張唐英次功：原無，據學海類編本《蜀樛杌》補。

❷召：原作“名”，據《范文正公褒賢集》卷一改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至率百僚上太后壽，抗疏言不可，遂罷出通判河中府。遷陳州。屢上疏言內降之弊，引韋后爲戒。章獻厭世，擢爲右司諫，言楊妃不當稱太后，郭后不當廢，降知睦州。遷蘇州，召爲禮部員外郎、天章閣待制。論事益切，執政忌之，命知開封府，欲處以煩劇，而不暇他議。(某)〔仲淹〕明敏通照，決事如神，京師謠曰：“朝廷無憂有范君，京師無事有希文。”每上殿奏事，多陳治亂，以開悟人主。歷詆人臣不法，言者以(某)〔仲淹〕離間君臣，落職知饒州事。司諫高若訥言貶黜太輕，歐陽修上書責之，亦得罪；余靖、尹洙皆坐朋黨被黜。蔡襄作《四賢一不肖詩》以詳其事，不肖指若訥也。

寶元初，元昊叛，上知其才兼文武，復職，知永興軍，道授陝西都轉運，遷龍圖閣直學士。時延安新被圍，朝廷擇帥，皆畏不行，(某)〔仲淹〕奏請兼領延安軍，以待寇至，上嘉而從之。閱兵得萬八千，選六將俾領之，日夕訓練，號爲精兵(馬)〔焉〕。賊聞之，第戒曰：“無以延州爲意，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。”戎人呼知州爲“老子”，大范謂范雍也。城青澗，開營田，招屬羌，及請戒諸路養兵蓄銳，不宜輕動。賊(許)〔詐〕以書請和，(某)〔仲淹〕以元昊國之叛賊，不可俾朝廷報賊，乃自作書，與陳逆順。〔賊〕尋陷好水，(某)〔仲淹〕益信報賊書爲是，而執政以〔其〕擅報，當誅。上以爲闔外之事，專之不足罪，止移知耀州。尋起知慶州，兼經略招討。未幾，賊兵三萬叩城，(某)〔仲淹〕鏖兵血戰，賊兵奔北，遂戒諸將無(遁)〔追〕奔，既而果有伏兵。又奪賊馬砦爲大順城，及築細腰，復葫蘆等砦。招明珠、滅臧二疆族萬餘人，及命環州种世衡招千餘帳，自是屬羌皆爲用。久之，王師再喪於定川，(某)〔仲淹〕晝夜領兵赴援。初，關輔人心動搖，及見(某)〔仲淹〕耀兵，號令嚴明，威震戎落，人心遂安，第相賀曰：“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，我屬何憂！”初，上聞定川之敗，頗以關中爲憂，曰：“若得(某)〔仲淹〕出援，可無慮。”及聞(某)〔仲淹〕出師，甚喜。時議黥鄉軍，(某)〔仲淹〕惟令刺其手，及兵罷，環慶路皆復得爲農。上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，開府于涇。(某)〔仲淹〕與韓琦叶謀，必欲收復靈、夏、橫山之地，元昊大懼，稱臣。

明年春，召爲樞密副使，以鄭戩代之。秋，拜參知政事，乃上取士、課吏、減〔任〕子、更衛兵、擇守宰、謹赦令、厚農桑之策，塞僥倖之塗，開公正之路，天下側耳，以聽太平。凡所措置，十未行一，而權勢者大惡之。明年，契丹與元昊爭銀甕，旋而麟府奏警，(某)〔仲淹〕自請出爲河東、陝西宣撫，二虜聞

之，皆不敢動。懇以邊事爲請，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，開府邠州。以疾請鄧州，移杭州、青州，遷戶部侍郎。又請汝陰，至徐州而薨，年六十四。奏至，上嗟悼泣下，曰：“朕〔方〕將大用，不謂其早死！”贈兵部尚書，謚文正。子純佑，有才識，以疾廢於家；次純仁，登進士第，有父風，今爲都官員外郎。

【補輯】 六首

乞重行貶降孫邵武疏

《宋會要輯稿》職官六五之二八

邵武妻余使過千錢，因而打詈其妻，典沿身衣物填還，後懷憤自割身死。案到，稱余患心神不寧，恐非本情。乞酌情重行貶降，庶使余冤伸於泉下。 治平四年八月

張昇子不宜於陽翟縣差遣疏

《宋會要輯稿》職官四八之二九

太子太師致仕張〔昇〕子瑜知許州陽翟縣^①，昇舊家本縣，半是親舊，雖使凡事盡公，人以為疑。 治平四年八月

上英宗謹始書

《宋史全文》卷十

為人後者謂之子，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公惑聖聽者，願杜其漸。 嘉祐八年

請令陳薦具程珣治狀疏

《宋史全文》卷十

河北安撫使陳薦乞留知磁州程珣再任。夫進能退否，使者之職，然不加考察，則賢否混淆。臣願下薦具珣治狀而任之，庶不失實。 治平四年七月

^①張昇：原作“張昇”，據《宋史》卷三一八《張昇傳》改。下同。

傅奕論

《歷代名賢確論》卷六十七

傅奕武德中嘗上書請除釋氏，時蕭瑀方崇信釋氏，奕與難詰，瑀辭屈，乃合掌曰：“地獄所設，正謂此也。”

貽蜀僧海淵偈

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十一

言生本不生，言滅本不滅。覺路自分明，勿與迷者說。

張商英 三十四首

蔡京授尚書右僕射制詞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〔一〕百三十一

慨念熙寧之盛際，闢開指撥之宏基。弛役休農，尊經造士，明親疏之制，定郊廟之儀，修義和之利，聯比閭之政。國馬蕃乎汧、渭，洛舟尾乎江、淮。周卿率屬以阜民，禹迹播河而入海。經緯有序，威德無邊。而曲士陋儒，罔知本末；強宗巨黨，相與變更。凡情狃於尋常，美意從而蠱壞。賴遺俗故家之未遠，有孝思公議之尚存。慎圖厥終，政在今日。崇寧元年七月

論刑部立捕蝗法不當疏

《續〔資治〕通鑑長編》卷二百三十六

判刑部王庭筠立法，應蝗蝻爲害，須捕盡乃得聞奏。今大名府，祁、保、邢、莫州，順安、保定軍，所奏凡四十九狀，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，進奏院以不應法，不敢通奏。且蝗蝻幾遍河朔，而邸吏拘文，封還奏牘。若俟其撲除盡淨，方許以聞，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修省，以上答天戒而下卹民隱，亦晚矣。惟陛下

裁省。熙寧五年〔閏〕七月^①

論詞臣不稱疏

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十二

蓋自近世，文館寂寥。向者所謂有文者，歐陽修已老，劉敞已死，王珪、王安石已登兩府。後來所謂有文者，皆五房檢正、三舍直講，崇文檢書，〔閏〕有十許人^②。今日之所謂詞臣者，曰陳繹，曰王益柔，曰許將是已^③。臣嘗評之，陳繹之文，如歎段老驥，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；王益柔之文，如邨女織機杼^④，雖成幅而不成錦繡^⑤；許將之文，如穉子吹埙，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。此三人者，皆陛下所用出詞令，行詔誥，以告四方而揚於外庭者也。今其文如此，恐不足以發帝猷、炳王度^⑥。熙寧五年九月

乞除外任差遣疏

《續〔資治〕通鑑長編》卷四百三

先帝末年，參用韓琦、富弼之語，釐改新法之不便於民者，以十七八計。爲其子者，正當遵用父道，以守其成，故《論語》曰：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”今先帝陵土未乾，即議更變，以理言之，得爲孝乎？今羣臣詆斥者，實繁有徒；使先帝政事儻有不善，當先帝時何不盡言指陳，上疏極諫，而今乃迎合時好，妄肆莠言也？臣乃先帝識擢之人，難以改節立朝，乞除臣外任差遣。元祐二年七月

① 閏：原無，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三六、《宋史全文》卷一二上、《太平治迹統類》卷一二補。

② 間：原作“聞”，據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一二改。

③ “今日”至“是已”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三八、《宋史全文》卷一二上作“近日典掌誥命，多不得其人，如陳繹、王益柔、許將，皆今之所謂辭臣也。”

④ 如邨女織機杼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三八、《宋史全文》卷一二上作“如野嫗織機”。

⑤ “雖成”句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三八、《宋史全文》卷一二上作“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”。

⑥ “恐不足”以下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三八、《宋史全文》卷一二上作“恐不足以發揮帝憲，號令四海。乞精擇名臣，俾司詔命”。

論風俗疏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一

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，以作成人材，同一風俗。大志未集，神靈在天。宣仁聖烈太后保佑陛下，託心腹於輔弼，寓視聽於臺諫。而勢利之下，是非蠱起，阿諛附會，一旦烏合，或上叛君親之恩，或下背師友之訓。或小合傳緘，白晝告急；或手扇障面，夜半造門；或苞苴結私第之歡^①，或伏地修門生之敬。於是浮言競作，鄙諺交興。川、洛異黨，泰、汶分明。撥而後動，謂之天平子；大而無見，謂之盲大蟲。交通相紐，謂之八關；陰私構架，謂之五鬼。誰何門戶，謂之約鬪；抱持其足，謂之小鬼。捨所親而去，謂之過房；失所合而還，謂之歸宗。伺察報探，謂之滅門〔瞪、走馬鞭；勢盡相圖，謂之徒中反告。嗚呼！學士大夫平日不素講聞，師儒先生之高誼不自慎重，身被譏議，亦有足悲者。若滋長不已，則憎愛恩怨，未易改也〕^②。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，降手詔戒勵，揭之朝堂，風示四方，庶幾薄惡之風寢息，醇醴之化日孚。《易》曰“君子以居賢德善俗”，其在茲時乎？ 紹聖元年四月

論司馬光等朋黨譏議疏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一

〔先皇帝盛德大業，超絕今古，而歷代之後〕^③，司馬光、呂公著、呂大防、劉摯等援引朋黨，肆行譏議。至如罷免役法，則曰只有“揭簿定差”四字；下詔求直言，則專賞訕謗之人；置訴理所雪罪犯，則畫自熙寧元年以後；棄渠陽州縣，則甘言猥語，無所不至。凡詳定局之所建明，中書省之所勘會，戶部之所行讎，言官之所論列，詞臣之所告命，指摘抉剔，鄙薄嗤笑。當垂簾之際，內臣之得志者，剪除陛下羽翼於內；執政之用事者，擊逐陛下股肱於外。天下之勢，殆哉岌岌乎！〔今天青日明，誅賞未正，願下禁省，檢索前後章牘，付臣等看詳，簽揭以上，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〕^④。 紹聖元年六月

①私第：《九朝編年備要》卷二四作“子弟”。

②“瞪”至“易改也”：原脫，據《九朝編年備要》卷二四補。

③“先皇帝”至“歷代之後”：原無，據《太平治迹統類》卷二四補。

④“今天”至“可否焉”：原無，據《宋史》卷三五一《張商英傳》補。

論吕大防陳衍姦狀疏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一

按內臣陳衍先管句儲祥宮，大防之子數往謁，因本宮道士武宗道而與衍結識。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張充公住御藥院，與衍關通。尋援引衍入國史院承受，而檢討官張耒、秦觀又因衍而與蘇轍兄弟道達言語，其姦狀明白，中外共知。而大防尚典郡，衍尚玷祿仕，甚非所以駁姦邪、立威令也。欲乞再正大防罪惡，投之散地；削奪衍官，配流海島。庶朝廷官省內外，人人畏肅，不敢懷邪飾非，以事吾君，天下之望也。 紹聖元年七月

論文彥博疏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一

文彥博背負國恩，伏請檢詳本末，推考是非。（詔：臺諫之職，義當論列，然彥博年及耄期，四朝舊相，先帝待遇，恩禮至厚，宜加闕略，以優老臣，可特置不問。） 紹聖元年七月

論河事宜議經久法疏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十二

臣伏見今年已閉塞黃河北流，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，或乞付史館，則是河水已歸故道，只消修完隄埽，以杜將來衝決之患而已。近聞使者王宗望、外監丞李偉却乞以來澶州故道分水^①，工部侍郎吳安持乞候漲水前去相度。緣開澶州故道，若不與今來東流底平，則纔經水落，立見淤塞。若與今來河底平，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，用功九年，費（則）〔財〕動衆^②。吳安持稱候漲水相度，乃是悠悠之談。前年漲水並今年漲水，各至澶州、德清軍界，安持首尾九年，豈得不見？更欲延至明年漲水，乃是狡兔三穴，自爲潛身之計，非公心爲國事也。况立春漸

①李偉却乞以來：《宋史》卷九三《河渠志》三作“李仲却欲開”。

②財：原作“則”，據《宋史》卷九三《河渠志》三改。

近，調夫及時，不早定議，又留後說，邦財民力，何以枝持？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、元祐六年水官賈種〔民〕各有《河議》^①，望取索照會，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河事之人，與水官詣都堂一處反復詰難，務取至當，經久可行，定議歸一。免見年年遇漲水則乞候霜降水落，遇霜降水落則乞候漲水，以有限之財，事無涯之功。 紹聖元年十一月

論吳安持主張河事欺罔疏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十二

伏聞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近詣三省、樞密院稟議河事，在都堂喧悖，略無儀矩。始以母老為辭，又以須得二十萬夫、千萬芻梢，乃可往。厲聲云：“水官豈可不為自全之計？”按安持主張河事八年，今日始開口為自全之計，即前後欺罔，不攻自破。緣章惇、曾布是王安石門人，吳安持是王安石女婿，安持又是安石男女姻家，致安持恃此親戚恩舊，敢肆侮慢，使廟堂之體陵夷如此，何以聳天下之具瞻，為首寮之表式哉？安持首鼠兩端，必圖再用，欲乞下有司簿責自充都水使者至今，前後費用若干人兵、錢糧、梢草，興得是何功利？從初主意，為是東流，為是北流？若主東流，因何六河不曾閉塞，下流隄埽不曾修築？若主北流，因何年年進馬頭水入孫村口？若以孫村口分減水勢，因何八年用功，今年淺澱，卻于寶家港口等處行水？明正案牘，具列情狀，檢會六塔河李仲昌等例，先後責降施行，仍自今年閉塞北流，以後專責王宗望、鄭祐，候過漲水取旨當罷。況此一事，上繫朝廷休戚至大，下係生靈利病不小，大臣豈敢以親黨之故，置私意於其間？所有臣自供職後來論列章疏，亦乞檢會，再賜采擇。 紹聖元年十一月

進三才定位圖疏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三十一

臣少也賤，刻苦力學，窮天地之所以終始，三光之所以運行，五行之所以消長，神人之所以隱顯，潛心研思，垂四十年，而後著成《三才定位圖》，今繪為

①賈種民：原脫“民”字，據《宋史》卷九三《河渠志》三補。

巨軸上進。如有可採，願得巨石刊刻，垂之永久。 大觀四年十二月

論當十錢宜改鑄疏^①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三十六

〔臣按唐明皇開元中，姚崇、宋璟爲宰相，出米十萬石收惡錢，又以好錢三百文換惡錢一千，改鑄二銖四參錢。昔之賢相救弊規畫，計不出此〕^②。當十錢自唐以來，爲害甚明，行之於今，尤見窒礙。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，故四方客旅，貨物交易得錢者，必入中來〔求〕鹽鈔，收買官告度牒，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間。故官私內外，交相利養。自當十錢行，一夫負八十千，小車載四百千，小錢既爲輕齋之物，則告牒難售，鹽鈔非操虛錢（布）〔而〕得實價則難行^③，重輕之勢使然。今欲權於內庫並密院諸司借支，應於封椿金銀貨帛並鹽鐵等，下令以當十錢盜鑄，僞濫害法，限年更不行用。令民間盡所有于所在州軍送納，每十貫，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。擇其僞鑄者，送近便改鑄小平錢；存其如樣者，俟納錢足十貫作三貫文，各撥還元借處。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，乃可議權貨通商鈔法。 大觀四年七月

【附】

《羣書考索》後集卷六十一

當十錢爲害久矣。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，故凡四方客旅之貨交易得錢者，必大半入中求鹽鈔，收買誥牒，而餘錢又流佈在市井行鋪，故上下內外交相利養。自當十錢行，以一夫而負八千，則爲小車八十千，錢輕齋則告牒爲滯爲貨，鹽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。臣今欲權借內庫並密院諸司，應於封椿絹紬、金銀並鹽鐵，即下令折十餘錢，盜鑄僞濫，有害錢法，限民間半年於所在送納，每十貫支給銀絹一匹一兩，限滿，其錢更不行用。俟錢入官，擇其惡者鑄小平錢，存其好者折三行使。如此則錢法、鈔法不相低昂，可以復舊。其銀絹等止是權借半年以上，候收到錢撥還。

①《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三六原注：“此據初草”，“蓋因商英家所供文字，今史館已不可尋矣。”而《羣書考索》後集卷六一所引兩則，一則同《通鑑長編紀事本末》，一則文辭大異，今附錄於後。

②“臣按”至“出此”：原無，據《羣書考索》後集卷六一補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③而：原作“布”，據《羣書考索》後集卷六一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九改。

論當十錢改鑄當三宜令出必行疏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三十六

陛下奮發英斷，慨然欲救錢輕物重之弊，一旦發德音，下明詔，捐棄帑藏數千萬緡錢寶，改當十爲當三。令下之日，中外歡呼，萬口一舌。歷考史策，自二帝三王以來，未見如此之舉也。然而姦邪之在內者，密唱其說，曰“不久必復舊，可蓄以待也”；姦邪之在外者，曉民以掠美，曰“當三則虧汝，當七則折中矣”。是以小民聽而和之，令出五十日而猶未大孚也。伏望陛下固志不移，使正義卒行，姦邪愧服，而漸消其凶悍不平之氣。 大觀四年八月

隨州謝上表

《〔續資治通鑑〕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百三十一

哲宗即位，太母受遺，承六葉之美成，丁百年之全盛，四夷畏服，兆姓阜康，法度修明，府庫充實，守而勿失，安所紛更。只緣用事之臣，自是專門之學，累年懷蓄，一旦吐伸，揭簿差徭，雕蟲考試，回河東注，割地西還，汲引交遊，羅列臺省，抨彈雲上，議論日新，異同既繁，威福隨驟。其始也止于併罷使者，其究也至于流殛大臣，關開羅織之端，造成報復之釁。哲宗皇帝久居保祐，備察細微，登用謀臣，究治謗語。一麾汝海，坐窮兵黷武之譏；萬里英州，下醜正欺愚之令。于是四方響應，衆口雷同，政府分閱封章，史館推求筆削，退朝聚議，造膝進呈。自嗟識性之愚蒙，每被輩流之忌隔，還朝既晚，在職不多。故始逐垂簾之臣，未嘗干預；終行過嶺之責，亦罔聞知。區區曾效于涓埃，一一可推于歲月。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

鄂州謝上表

《唐宋元表》卷下

宣布溫詔^①，開諭遠民，雖湖山千里之間，如醕醢一堂之上。聽歡聲之相

①宣布：《宋文鑑》卷七〇作“布宣”。

告，慚共理之非良。伏以旁接九江，前臨七澤，地遐而陋，俗魯以愚。雖有沉冤，莫能往愬；至於極病，祇自悲吟。蒙被皇明，申頌德意。所謂率科嚴重，鈎考碎煩；方田擾安業之農，園土聚徙鄉之惡；省租紐折，公帑貪求；學校駢迫者或違其孝養之心，保伍追呼者或失於耕桑之候；寺觀揜繕營之費，東南配漕輓之舟；抑（忍）〔認〕香鹽^①，強招卒伍；文移速於星火，追捕徧於里閭；百端紛更，一切蠲罷。可謂崇寧之孝治，真為紹述之聖功。而臣初效外官，恭承嘉命，唯憂疲懦，未克推行，豈有設施，可圖報稱？有君如此，碎首以之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實應天，典常師古，王路以平其好惡，道樞以會其是非。察臣於元祐之間，未嘗干預；憐臣於元祐之末，首被擠排。一洗刑書，再還仕籍。退循衰晚，竊辱寵榮。辟穀留侯，歸休有素；據鞍馬援，進取何堪，誓堅忠孝之心，永保初終之節。〔崇寧五年正月〕^②

論湖北產金宜置司提舉疏

《文獻通考》卷十八

湖北產金，非止辰、沅、靖溪洞^③，其峽州夷陵、宜都縣，荆南府枝江、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，皆商人淘採之地。漕司既乏本錢，提舉司買止千兩，且無專司定額。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，有金苗無官監者，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。

政和元年

請行善政以答天變表

《宣和遺事》亨集

臣竊謂天人感應一理也，人心悅則天意得，人心怨則天變彰。近日星文一變，乃天心仁愛之一機。陛下倘大警懼，大悔悟，則轉禍為福，特反掌耳。竊謂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藝祖金戈鐵馬之經營，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，欲將垂之萬世，傳之無窮。今陛下惑佞臣之言，恣驕奢之欲，起萬歲之山，運太湖之石，建寶籙之宮，修同樂之園，役天下農工，大興土木，賦繁役重，民不聊生。固宜頻

①認：原作“忍”，據《宋文鑑》卷七〇改。認香鹽：《唐宋元名表》卷下之一作“賣茶鹽”。

②年月原無，《通鑑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三一補。

③溪洞：《宋史》卷一八五《食貨志》下七作“溪峒”。